

英汉名词性结构中度量短语的句法语义 对比研究*

澳门大学 刘鸿勇

提要: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英汉名词性结构中度量短语的语法特点,验证有关度量短语的单调性假设,提出并论证以下观点:1)英语的准切分结构只有一种形式,即“度量短语+of+N”,汉语的有两种:“度量短语+N”及“度量短语+的+N”,英汉这些度量短语都只有单调性解读;2)英语的定中结构只有一种形式,即“度量短语+N”,汉语的也只有一种,即“度量短语+的+N”,英汉这些度量短语都只有非单调性解读;3)英汉度量短语都遵循单调性假设,即句法位置决定度量短语的单调性解读;4)汉语“度量短语+的+N”结构有歧义,歧义来自“的”的多功能性。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英汉名词性结构中度量短语的语法表现,阐释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同构关系。

关键词:度量短语、单调性、准切分结构、定中结构、名词短语删略

[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429(2020)04-0508-11

1. 引言

度量短语(measure phrase, MP)由数词和度量单位组合而成。度量单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每种语言几乎都会有度量短语(Aikhenvald 2000;徐丹、傅京起 2011)。汉语是量词型语言,既有个体量词,也有度量词,如例(1a)所示;英语不是量词型语言,但也存在各种表示度量的单位词,功能上等同于汉语中的度量词,如例(1b)所示。

- | | | |
|------------|----------|--------|
| (1) a. 4 斤 | 18 克拉 | 50 分贝 |
| 几英寸 | 70 公里每小时 | 12 摄氏度 |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成语法的汉语研究与新时代汉语语法理论创新”(18ZDA291)的资助,特此致谢!文章修改过程中得到《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的大力帮助,在此谨致谢忱。文章尚存问题概由作者负责。

b. 4 pounds	18 karat	50 decibels
several inches	70 miles per hour	12 degree centigrade

英语度量短语可以出现在准切分(pseudo-partitive)¹(MP + of + N)和定中(MP + N)这两类不同的名词性结构中,形式有差异,分别如例(2)、(3)所示:

- | | |
|-------------------------------|--------------------------|
| (2) a. 6 ounces of gold | b. 3 gallons of water |
| c. several pounds of cherries | d. 34 pounds of cherries |
| (3) a. 18 karat gold | b. 40 degree water |
| c. *several pound cherries | d. 34 pound cherries |

根据 Schwarzschild (2006), 准切分结构和定中结构有以下几方面的语法差异: 1) 准切分结构度量短语后有介词 of, 定中结构没有; 2) 准切分结构中的单位词有单复数变化, 定中结构中的单位词只能是单数形式; 3) 准切分结构中的数词可以是 several、some、a few 这类数值不确定的数词, 定中结构不允许这样的数词出现。Schwarzschild 认为两种结构中的度量短语有不同的解读: 准切分结构中的度量短语具有单调性(monotonic)解读, 而定中结构中的度量短语具有非单调性(non-monotonic)解读。所谓单调性解读是指度量短语所表示的值会随名词所表示事物的减少而变小, 而非单调性解读是指度量短语所表示的值不会随名词所表示事物的增减而变化²。例如, 从 6 公斤的水里倒出 3 公斤, 就只剩下 3 公斤的水, 这说明“6 公斤”具有单调性解读, 水的重量随着水的减少而发生变化; 但把一杯 40 度的水倒掉一半, 剩下的一半仍然是 40 度的水, 这说明“40 度”具有非单调性解读, 水的温度不会随水的减少而发生变化。

Rothstein (2017) 认为度量短语非单调性与单调性解读的区别在于有无“分配性”效应, 非单调性解读是一种分配性解读, 而单调性解读则是一种集合性解读。例如, two-kilogram watermelons 中的度量短语 two-kilogram 具有分配性解读, 指每个西瓜的重量, 而 two kilograms of watermelons 中的度量短语具有集合性解读, 表示西瓜的总重量。Schwarzschild (2006: 78) 认为准切分结构中的度量短语具有集合性解读, 而定中结构中的度量短语具有分配性解读。

汉语中带度量短语的名词性结构也主要有两种形式: “度量短语 + N” (MP + N) 和 “度量短语 + 的 + N” (MP + 的 + N)。前者具有集合性解读, 如例(4a)和(6a), 后者在某些语境下具有分配性解读, 如例(5)和(6b), 在某些语境下具有集合性解读, 如例(4b)和(6c)。

- | | | | |
|-------------|------|--------|--------|
| (4) a. 六克黄金 | 三瓶水 | 二十斤西瓜 | 好几斤西瓜 |
| b. 六克的黄金 | 三瓶的水 | 二十斤的西瓜 | 好几斤的西瓜 |

- (5) a. 四十度的水 b. 二十斤的西瓜
 c. 三斤的鱼 d. *几斤的鱼³
- (6) a. 我昨天去商店买了六米网线和四米电话线。(集合性解读)
 b. 我昨天去商店买了两根六米的网线。(分配性解读)
 c. 我昨天去商店买了六米的网线,应该够用了。(集合性解读)

比较例(2)、(3)和例(4)、(5),我们能观察到英汉准切分结构与定中结构在形式上的不同:汉语的准切分结构中可以有与英语 of 大致对应的“的”字,而在定中结构中却需要加上“的”字。有意思的是,加了“的”的“MP + 的 + N”结构具有歧义,有时也会有集合性解读。“六米的网线”是一个歧义结构,既可表示每根网线的长度为六米(6b),也可表示网线的总长度为六米(6c)。

根据以上对英语和汉语中包含度量短语的准切分结构和定中结构的考察,我们的研究问题是:1)汉语中“MP + 的 + N”结构,为什么既可以有单调性解读(准切分结构),也可以有非单调性解读(定中结构)? 2)汉语为什么允许有“MP + N”和“MP + 的 + N”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准切分结构? 它们之间有何差异? 在第2节我们详细介绍 Schwarzschild (2006) 提出的单调性假设,第3节在单调性假设的理论框架下,详细考察汉语名词性结构中的度量短语,第4节提出一个统一的分析,最后是结论。

2. 英语名词性结构中的度量短语

Schwarzschild (2006) 发现度量短语出现在准切分结构和定中结构中时有不同的语义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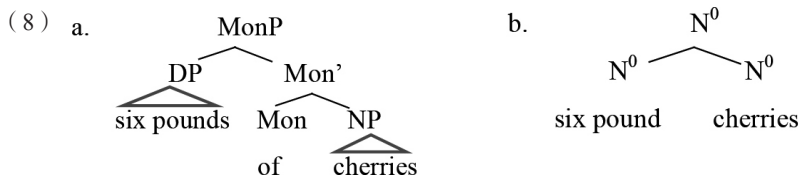
- (7) a. 3 inches of cable (电线长度为三英寸) b. 3 inch cable (电线直径为三英寸)

在(7a)的准切分结构中, 3 inches 度量的是电线的长度,而在(7b)的定中结构中, 3 inch 度量的是电线的直径。“长度”和“直径”是两个不同的测量维度(dimension),有些维度具有单调性(例如电线的长度、水的重量),有些维度不具有单调性(例如电线的直径、水的温度)。具体到准切分结构和定中结构,它们都包含一个度量短语和一个光杆名词。如果度量短语具有单调性解读,那么它所度量的维度值会随着名词所指事物的增加而变大、减少而变小。例如,一根4米的电线剪掉一半,剩下部分的长度就成了2米,说明电线的长度随电线的减少而变小。一根直径为3英寸的电线剪掉一半,剩下部分的直径还是3英寸,说明电线的直径不随电线的减少而变小。Schwarzschild (2006) 发现出现在准切分结构中的度量短语仅有单调性解读,而出现在定中结构中的度量短语仅有非单调性解读。基于这样的观察,他提出单调性假设:度量短语的单调性由度量短语

所处的句法位置决定。

根据单调性假设,在定中结构中,度量短语永远都是非单调性解读。对此, Schwarzschild (同上)认为定中结构中核心名词的可数性会制约充当定语的度量短语的语义解读能否顺利实现。例如,我们可以说 2 pound melon,但不能说 2 pound coffee,这是因为单数可数名词指称的集合只包含原子个体(atomic entity),每个元素都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存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part-whole relation),因此,这种情况下,2 pound melon 中的 2 pound 只能获取非单调性解读。按照 Chierchia (1998)的观点,不可数名词与复数名词一样,所指称的集合除了包含原子个体之外,还包含加合个体(sum entity)。加合个体具有可分割性,具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同加合个体的重量可以不同,这就与定语位置的 2 pound 只能具有非单调性(分配性)解读不匹配了。因此,2 pound coffee 不合法。但在描述“2 磅(一包)的咖啡”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2 pound coffee,在这种情况下,2 pound 实际上指称 2 pounds (per bag) 这种标准化个体。因为每个标准化个体都具有相同的重量,因此,2 pound coffee 中的度量短语 2 pound 可以与不可数名词 coffee 组合。

根据单调性假设,单调性和非单调性度量短语的句法结构分别如(8a、b)所示(Rett 2014: 250)。



准切分结构中的度量短语具有单调性解读,(8a)是由表示单调性的功能范畴(Mon (tonicity))投射而成的单调性短语,度量短语位于指定语位置,名词投射而成的名词短语位于补足语位置。度量短语 6 pounds 的语义为一个表示程度区间的谓词。6 pounds 说明测量的维度为重量,而重量是具有单调性的维度,可以出现在准切分结构中。Cherries 是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属于无界名词,具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即具有可分割性,(8a)的语义表达为(9):

$$(9) \exists x \exists \text{DIM: cherries}(x) \wedge 6 \text{ pounds}(\text{DIM}(x)) \wedge \text{MON}(\text{DIM}, \text{cherries})$$

读为:存在一个个体变量 x ,存在一个维度变量 DIM,个体为樱桃且个体在维度变量上的值为 6 磅,并且该维度变量与樱桃(的部分与整体关系)之间存在单调性。

在(8b)中,充当定语的度量短语同核心名词在词的层面(N^0)组合成复合词,这解释了为什么(7b)的 three inch cable 的单位词并没有转化为复数形式,

因为在复合词中是不允许出现屈折语素的。另外,根据单调性假设,充当定语的程度短语往往能自由地与单数可数名词结合,形成定中结构,如 a five kilogram pumpkin,意思是作为原子个体的单个南瓜有五公斤重。度量短语与不可数名词或复数名词组合成定中结构时,往往表示的是与标准化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例如 two liter water 指的是两升(一瓶)的水, two pound cherries 指的是两磅(一盒)的樱桃。如果不可数名词和复数名词都属于无界名词(Chierchia 1998),度量短语必须选择标准化个体才能对无界名词进行度量。标准化个体可以看成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原子个体,不具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度量短语也只有非单调性解读。有些维度如水的温度或电线的直径天然不具有单调性,那么,表示这些维度的度量短语就永远不可能产生单调性解读。例如, 20 degree 只能出现在定中结构 20 degree water 中,不能出现在准切分结构中, 20 degrees of water 是不合语法的。

Schwarzschild 提出的单调性假设是涉及度量短语的句法与语义之间关系的一个假设,本质上是说句法形式决定语义解读。定中结构中充当定语的程度短语只有非单调性解读,而准切分结构本质上是由单调范畴投射而成的单调性短语,因此,其指定语位置上的度量短语只有单调性解读。

3. 汉语名词性结构中的度量短语

李旭平、杨锐(2019)考察了汉语定中结构中的度量短语,认为其不支持单调性假设,因其允许单调性解读。他们给出的例句如下:

- (10) 小王买了两块 6 尺的红布和三块 5 尺的白布,然后把它们缝在了一起。
- a. 布的总长度:不确定 (非单调性解读)→次类解读
- b. 布的总长度 = 6 尺 × 2 + 5 尺 × 3 = 27 尺 (单调性解读)→个体解读

他们认为(10)中“6尺的红布”和“5尺的白布”可以理解为布的两种次类(sub-kind)，“6尺的”和“5尺的”表示的是次类特征,可以落实到次类所对应的个体集合中的相应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小王只买了半块6尺的红布,他买的東西仍是“那种6尺的红布”,可能因为缺损,“两块6尺的红布”并不等同于“12尺红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布的总长度是不确定的,这时度量短语具有非单调性解读。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小王买了5块布,其中的两块红布正好就是6尺长,另外的三块白布正好就是5尺长,这种情况下,布的总长度就是27尺。基于这样的分析,他们认为在汉语定中结构中,度量短语的单调性解读和非单调性解读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个体解读和次类解读。单调性度量短语修饰个体,非单调性度量短语修饰次类。再看他们给出的另一例句:

(11) 我吃了半只四两的大闸蟹。

a. I ate half a crab, which weighs 200 grams. (单调性解读)

b. I ate half of a 200 gram crab. (非单调性解读)

他们认为(11)中充当定语的度量短语“四两的”有歧义,既可有单调性解读,也可有非单调性解读。“四两的大闸蟹”既可指“那半只大闸蟹的重量为四两”(11a),也可指“我吃了半只那种四两的大闸蟹”(11b),前者为单调性解读,后者为非单调性解读。我们同意“四两的大闸蟹”的确有歧义,这点在例(12)中反映得更加明显。

(12) a. 我今晚没吃什么,只吃了四两的大闸蟹。(单调性解读)

b. 我要四两的大闸蟹,不要六两的。(非单调性解读)

当度量短语为单调性解读时,“四两的大闸蟹”中的核心名词不能省略。如果省略了核心名词,“四两的”就只具有非单调性解读,如(13a)所示。我们可以说“我昨天晚上大闸蟹只吃了四两的,没吃六两的”。(13b)的基本结构不是定中结构,而是准切分结构“四两大闸蟹”。

(13) a. 我昨天晚上大闸蟹只吃了四两的。(非单调性解读)

b. 我昨天晚上大闸蟹只吃了四两。(单调性解读)

如果把(11)中的核心名词提前,得到“我大闸蟹吃了半只四两的”,那么,“四两的”显然只有非单调性解读,意思是“四两一只的那种大闸蟹”。李旭平、杨锐(2019)从单调性的定义入手,阐述了汉语定中结构中的度量短语存在单调性解读和非单调性解读的歧义,但他们的讨论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例(13)可以证明例(11)中出现在数量词“半只”后的定中结构“四两的大闸蟹”没有单调性解读。这说明例(10)中出现在数量词“两块”和“三块”后面的“6尺的红布”和“5尺的红布”只有非单调性解读。我们将从名词短语的移位和删略这两个角度,提供新的证据说明汉语中出现在数量词之后的度量短语只有非单调性解读。其次,李旭平、杨锐认为(14a)中的度量短语“30克”具有单调性解读,因为“30克”表示的是金项链的重量,而重量这个维度上的具体值是可以随物体自身的变化而变化的。(14b)中的度量短语“600米左右”具有单调性解读,因为“600米左右”表示的是楼的高度,而高度这个维度上的具体值也是可以随物体自身的变化而变化的。

(14) a. 他带着一条30克的金项链,这是他用两个15克的戒指重新打的。

b. 深圳还将在晶都酒店原址新建一座600米左右的高楼。

我们认为虽然重量和高度这些维度上的具体值的确可以随物体自身的变化而变

化,但前提是物体自身具有变化的可能性。“金项链”和“高楼”其实都不具备“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当我们把金项链分割成几段之后,每一段都不能称其为金项链。“一个2米的学生”中的“学生”是无法分割成几个不同的长度单位的。Schwarzschild (2006: 86)将这种限制定义为“单独个体限制”,如下所示:

(15) Singular Count Restriction (单独个体限制)

$$\forall x \forall y (x \leq_{\text{part}} y \rightarrow x = y)$$

'y has no proper parts'

(15)说明一个不可分割的原子个体是不存在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的。因为这个限制,所有修饰原子个体的度量短语都只有非单调性解读,因为不存在维度值随之变化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可数名词和复数名词存在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受单独个体限制。对于“20斤的西瓜”,当“西瓜”表示一个不可分割的原子个体时(如“他今天吃了一个20斤的西瓜”),“20斤”具有非单调性,而当我们说“他今天吃了20斤的西瓜”的时候,“西瓜”具有不可数物质名词的属性,具有可分割性。这说明度量短语的单调性除了与维度本身是外延量还是内涵量有关之外,还与核心名词是否表示原子个体相关。Schwarzschild (2006)将度量值可以加合(addition)的维度称为外延量(extensive measurement),将度量值不能加合的维度称为内涵量(intensive measurement)⁴。例(14)中的“金项链”和“高楼”不具备“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尽管度量短语选取的维度“重量”和“高度”都是外延量,但(14)中的度量短语“30克”和“600米左右”都无法具有单调性解读,只有非单调性解读。李旭平、杨锐(2019)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忽略了度量短语单调性解读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即核心名词所指事物必须具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他们把不可分割的原子个体也处理成了具有部分与整体关系的对象。综合以上我们的观察和前人分析中存在的不足,我们在下一节对名词性结构中度量短语的形式和意义作一个统一的分析。

4. 对名词性结构中度量短语的统一分析

在第3节,我们已经回答了汉语中“度量短语+的+N”结构(例如“20斤的西瓜”)为什么既可以有单调性解读,也可以有非单调性解读。同时,我们也指出“数量短语+度量短语+的+N”结构中的度量短语只有非单调性(分配性)解读。下面需回答的问题是:汉语为什么允许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准切分结构,如(4a)中的“20斤西瓜”和(4b)中的“20斤的西瓜”?它们之间有何差异?我们发现“度量短语+N”和“度量短语+的+N”表示单调性解读的时候,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差异:1)核心名词删略;2)隐性形容词⁵;3)回答方式。

首先,我们看核心名词删略的情况。

(16) a. 他吃了 20 斤西瓜。(单调性解读)

b. 他吃了 20 斤西瓜。(单调性解读)

(17) a. 他吃了 20 斤的西瓜。(单调性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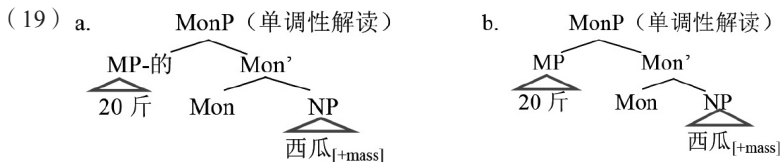
b. *他吃了 20 斤的西瓜。(单调性解读)

对比(16)和(17),我们发现“MP+N”表示单调性解读的时候,核心名词可以省略,但“MP+的+N”表示单调性解读时,核心名词无法省略⁶。

我们接下来解释为什么“20斤的西瓜”删除核心名词“西瓜”后,剩下的“20斤的”只有非单调性解读。从语义上看,“20斤的”表达西瓜的一种次类属性。我们认为此时“的”的核心功能是充当名物化标记,相当于 Chierchia (1998) 给出的下向算子 \cap , 可以将“20斤”由属性转换成类,如(18a)所示。



如果“20斤的”表示类,光杆名词“西瓜”也表示类,那么两个类指名词是无法直接组合的。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上向算子将“20斤的”和“西瓜”从类转换成属性,然后通过谓词修饰(predicate modification)的语义操作,得到新的属性,对应一个新的类别,也就是李旭平、杨锐(2019)所说的次类解读⁷,句法结构如(18b)所示。该分析有三大好处:第一,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具有非单调性解读的“20斤的西瓜”具有次类解读;第二,能清楚地说明“的”具体的语义功能;第三,能解释为什么“西瓜”可以省略。当(17a)中“20斤的西瓜”的度量短语为单调性解读时,其句法结构为(19a)。“20斤西瓜”也具有单调性解读,其句法结构为(19b)。



根据 Schwarzschild (2006) 对单调性短语的定义, (19) 的语义表达式如下所示:

(20) $\exists x \exists \text{DIM}: \text{西瓜}(x) \wedge 20 \text{斤}(\text{DIM}(x)) \wedge \text{MON}(\text{DIM}, \text{西瓜}_{[+ma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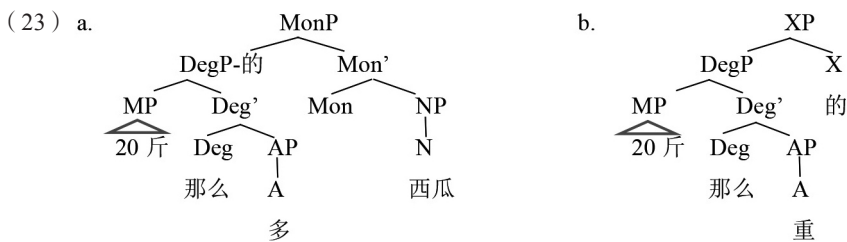
读为:存在一个个体变量 x , 存在一个维度变量 DIM, 个体为西瓜且个体在维度变量上的值为 20 斤, 并且该维度变量与西瓜(的部分与整体关系)之间存在单调性。

从(20)可知,度量短语的单调性解读会迫使“西瓜”解读成无界名词,否则单调性无法成立,另外,“20斤”是谓词,用来陈述不可数名词“西瓜”所指称事物的重量。比较(19a)和(19b),虽然它们的语义完全一样,但它们之间存在两个差异:一是(19a)中度量短语后有“的”,但(19b)中度量短语后没有“的”;二是(19a)中的“西瓜”无法删除,但(19b)中的“西瓜”可以删除。

那么,(19a)中的“的”到底起什么作用?我们提出(19a)中处在指定语位置的“20斤的”含有一个隐性的形容词短语“那么多”,如(21a)所示。

- (21) a. 他吃了20斤(那么多)的西瓜。 b. *他吃了20斤(那么多)的。
 (22) a. 他吃过20斤(那么重)的西瓜。 b. 他吃过20斤(那么重)的。

对比(21)和(22),我们发现在具有单调性解读的“20斤的西瓜”中,与“20斤”搭配的形容词是“多”,不是“重”。与此相反,在具有非单调性解读的“20斤的西瓜”中,与“20斤”搭配的形容词是“重”而不是“多”。形容词“多”和“重”取决于“西瓜”的属性。当“西瓜”指称原子个体的时候,需使用“重”,度量短语得到非单调性解读。当“西瓜”指称物质名词的时候,它具有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度量短语得到单调性解读。(21a)中的“西瓜”与(19a)中的一样,不能省略。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把(19a)中的“MP-的”扩展成(23a)中的“DegP-的”部分,其中“的”的性质不变,仍为修饰语标记。对于非单调性解读的“20斤那么重的西瓜”,其内部结构如(23b)所示,其中的“的”仍为名物化标记。



从(23a)我们可以发现,“MP+N”和“MP+的+N”在表示单调性解读时,不带“的”的度量短语直接充当谓词,而带“的”的度量短语,充当谓词的是包含形容词“多”的程度短语(DegP)。(19a)中的“的”附着在程度短语上。

最后,回答方式也反映了“MP+N”和“MP+的+N”在表示单调性解读时的区别。对(24)的回答,只能是(25a)或(25b),不能是(25c)。

- (24) 他吃了多少西瓜?
 (25) a. 他吃了20斤(西瓜)。 b. 他吃了20斤的西瓜。
 c. *他吃了20斤的。

这实际上又回到了先前讨论的核心名词能否省略的问题。我们发现“MP + 的 + N”省略了核心名词之后,剩余的“MP + 的”变成了一个充当论元的“的”字结构,在这种情况下,“的”往往会起到名物化的功能,“MP + 的”指称类只能具有非单调性解读,而无法得到单调性解读。再如(26)和(27)的问答:

(26)你吃过什么样的西瓜?

(27) a. *我吃过20斤。

b. 我吃过20斤的。

为什么“MP + N”中的N可以省略?我们发现“MP + N”省略了核心名词之后,就只剩下度量短语本身了,而度量短语本身是可以充当论元的,例如:

(28) a. 20斤够五个学生吃几顿?

b. 五个学生一顿吃不完20斤。

我们不能确定(28)中的“20斤”是否是由“20斤米”省略“米”而来,因为按照Schwarzschild(2006)给出的关于单调性短语的定义,“20斤米”中的“20斤”充当的是谓词,是用来陈述“米”的重量的谓词,但在(28)中,“20斤”不是充当谓词,而是充当论元,因此,我们认为充当论元的度量短语并不是由“MP + N”省略N后而来的。表面上的名词省略现象是由于度量短语既可以单独充当论元,也可以在“度量短语 + N”结构中充当谓词造成的。

5. 结语

朱德熙(1982)提到现代汉语中的数量词修饰名词时,一般不带“的”,例如“两本书”不说“*两本的书”。只有在度量词、准量词以及表示时间的量词之后可以加“的”,例如:“买了五斤(的)肉,一斤(的)花生油”、“三县的群众”、“一年(的)时间”、“一会儿(的)功夫”,等等。本文在单调性假设的理论基础上,回答了为什么度量短语如“五斤”后可以加“的”的问题,论述了度量短语后加“的”与不加“的”之间的差异。通过英汉对比,我们发现汉语同样遵循Schwarzschild(2006)提出的单调性假设,即句法位置决定度量短语的单调性:修饰名词的度量短语构成定中结构,只有非单调性解读,而出现在单调性短语指定语位置的度量短语(可以带“的”,也可以不带“的”)只有单调性解读。

注 释

1. 准切分结构和切分结构(partitive)都具有“度量短语 + of + 名词短语”的形式,两者的区别在于准切分结构中of后面的名词短语为光杆名词,如6 pounds of cherries(六磅樱桃);而切分结构中of后面的名词短语需为定指,如6 pounds of the cherries(这些樱桃中的6磅)。
2. 关于度量短语单调性的形式化定义,我们采用Rothstein(2017)的定义:

(i) 若度量短语 $Meas_{DIM}$ 在某一维度上具有单调性,则: $\forall x \forall y \forall z [x = y \cup z \wedge \neg OVERLAP(y, z) \rightarrow Meas_{DIM}(x) = Meas_{DIM}(y) + Meas_{DIM}(z)]$, 即如果 x 是 y 和 z 的加合,那么 x 的度量值是 y 的度量值和 z 的度量值的加合。

- (ii)若度量短语 $Meas_{DIM}$ 在某一维度上具有非单调性,则: $\forall x \forall y [x \subseteq y \rightarrow Meas_{DIM}(x) = Meas_{DIM}(y)]$, 即当 x 是 y 的一部分时, x 和 y 具有相同的度量值。
3. 英语中 *several pound* 不能充当定语,但是汉语中“几斤的西瓜”是可以说的,不过,此时的“几”不对应英语的数词 *several*, 而对应询问数量的疑问词 *how many*。例如,我们不能说“我买了两个几斤的西瓜”,但是可以问“他买了两个几斤的西瓜?”
 4. 贺川生(2017)提到长度、容积、重量等物理量是外延量,外延量的特点是待测量事物的增加会带来量的增加,一杯50毫升的水加入相同容积的水会引起整杯水的容积增加;而温度、速度、硬度等物理量是非外延量,这种量的特点是待测量事物的增加不会带来量的增加,增加一小盆温度相同的水不会引起整盆水的温度增加。
 5. 邢福义(2012)发现“数+量+那么A”比“数+量+名+那么A”使用频率低,因为“数+量+那么A”结构受限于具体的度量词,但“数+量+名+那么A”结构中任意名词都可以用来进行度量,因此使用范围更广,例如,“一尊3层楼高的雕像”合法,“一尊3层高的雕像”不合法,但“一尊3米高的雕像”就合法。邢福义给出了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有一条河那么宽、只有一个鸡蛋那么重、有3-4个鸡蛋那么大、有5个足球场那么大、有几间房子那么大、稿子堆得有好几座山那么高。在这类结构中,不能使用“许多、无数”之类泛指性数字。
 6. 蔡维天(2015)在Lobeck(1995)的理论框架下,从名词短语的同形删略角度提出汉语中其实有两个不同的“的”,一个是修饰语标记,其后所接的名词不能省略,例如,博士生的第一年比硕士生的*(第一年)更辛苦。另一个是功能核心词,其后所接的名词可以省略,例如,一年级的博士生比二年级的(博士生)更认真。张志恒、李昊泽(2015)在讨论汉语普通话和粤语的内外修饰语时,也采用名词省略和移位的方式,证明了汉语中存在两个不同的“的/嘅”,一个是修饰语标记,一个是功能核心词。该分析方法虽也能解释核心名词的删略问题,但无法说清楚“的”具体的语义功能,所以本文不采用这样的分析。
 7. 关于“度量短语+N”在汉语中可以表示次类,我们找到的最典型例子就是“14行诗”,例如,在“他今天写了两首14行诗”这句话中,“14行诗”作为诗歌的一个次类,“14行”只允许有非单调性解读。当然,在“他今天写了14行诗,太短了,还得再多写几行”这句话中,度量短语“14行”具有单调性解读。

参考文献

- Aikhenvald, A.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 [M]. Oxford: OUP.
- Chierchia, G.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J].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 339-405.
- Lobeck, A. 1995. *Ellipsis: Functional Heads, Licensing and Identification* [M]. Oxford: OUP.
- Rett, J. 2014. The polysemy of measurement [J]. *Lingua* 143: 242-266.
- Rothstein, S. 2017. *Semantics for Counting and Measuring* [M]. Cambridge: CUP.
- Schwarzschild, R. 2006. The role of dimensions in the syntax of noun phrases [J]. *Syntax* 9: 67-110.
- 蔡维天, 2015, “的”不的,非常“的”——论名词组内虚词与区域限制的连动关系,《中国语文》(4): 315-328。
- 贺川生, 2017, 汉语形容词接受度量短语直接修饰的可能性 [J], 《当代语言学》(1): 48-73。
- 李旭平、杨锐, 2019, 定中结构中度量短语的(非)单调性 [J], 《外国语》(3): 60-71。
- 邢福义, 2012, 说“数量名结构+形容词” [J], 《汉语学报》(2): 2-10。
- 徐丹、傅京起, 2011, 量词及其类型学考察 [J], 《语言科学》(6): 561-573。
- 张志恒、李昊泽, 2015, 普通话和粤语的内外修饰语 [J], 《语言科学》(5): 449-458。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收稿日期: 2019-09-10; 修改稿, 2020-03-28; 本刊修订, 2020-05-22

通讯地址: 澳门氹仔 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Abstracts of papers in this issue

Representation and second-order representation exemplifi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metaphors (p. 483)

LIAO Qiaoyu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XU Shengh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Representation is a key concept in cognitive science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which could be applied to explaining language use. By studying metaphors, a type of expressions conveying more than their literal meanings, this paper formulates a quadruples {SCEP} model to achieve a formal characterization of representation,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presentation. Besides, a new mechanism of “second-order representation” is proposed to make up for the inadequacy that the present representation theory has in explaining language use, for its better application to language studies.

A formal syntactic study of Mandarin Chinese alternative questions (p. 495)

FU Yu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alternative ques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from the Chinese-English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thin the formal syntax framework. It argues that A-not-A questions and positive-negative ques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are also alternative questions not distinguished by overt disjunctive coordinator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classification of yes-no questions as an independent question type in Mandarin Chines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asure phras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ominals (p. 508)

LIU Hongyong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Taipa, Macau, China)

By comparing the grammatical behaviors of measure phrases (MP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ominal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validate the Monotonicity Hypothesis. It is argued that 1) there is only one form of pseudo-partitives in English, i.e., MP + of + N, but two forms in Chinese, i.e., MP + N and MP + *de* + N, and that MPs in pseudo-partitives in both languages are monotonic on a part-whole relation; 2) there is only one form of MP-contained attributive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i.e., MP + N, and only one form in Chinese as well, i.e., MP + *de* + N, and that MPs in attributives in both languages are non-monotonic on a part-whole relation; 3) the Monotonicity Hypothesis that the semantics of a measure phrase is determined by its syntax is validated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4) the ambiguity of the Chinese “MP + *de* + N” structure results from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de*.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P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ominals reveals the isomorphism between syntax and semantics.

A labeling approach to inversion constructions (p. 519)

TIAN Qil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The inversion construc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foci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s. Even though many facts have been uncovered, there is a phenomenon that has not been given a satisfactory account. That is, the post-verbal argument in this construction cannot be topicalized, relativized or elided. This paper tries to provide a principled account for this phenomenon. Based on Chomsky (2013, 2015),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labeling algorithm, which goes like this: a weak head can have its mother node labeled by feature matching, including ϕ -feature matching and category selection feature matching. With such an assumption, it can be said that if the post-verbal argument in the inversion construction is raised or elided, the empty category will be in an unlabeled structure. The whole sentence cannot be assigned an appropriate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ly.